

【研究论文】

# 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

胡鸿保，林春

今天武陵地区<sup>1</sup>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堂祭三献礼”，长期来被不少人以为属于道教仪式，而我们经过现场考察结合文献梳理，认为其中含有较多的儒家因素。如果以人类学的“文化残余”以及“大/小传统”互联互渗的观念考究，堪称能够揭示民间信仰在偏远地区形成、变化与延续的一个难得案例。今天的欠发达地区在现代交通发明之前，是重要的族群交往场域和文化交流通道。笔者拟将对此礼仪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和初步解释呈现出来，供行家们作进一步研究，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湖北省的宜都市（县级）、五峰、长阳二个土家族自治县<sup>2</sup>以及与之比邻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片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当地的丧葬仪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土家族的“跳丧”，二是道士们所进行的“开路”，三是“堂祭”<sup>3</sup>。1949年以前，有经济能力的丧家可能会同时举行上述三种丧葬仪式，但三套仪式并不混杂着做，丧家一般采取的是一天做一套，即一天“跳丧”、一天“开路”、一天“开祭”。<sup>4</sup>第三套葬礼在1949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在本次考察之前，当地有关部门或者不知道、或者将其视为道教的葬礼，并未考虑到它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20世纪80年代笔者就听说这儿保存有一种主要唱词来自儒家经典的丧葬礼仪；2004年2月，终于有机会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五峰县傅家堰乡何家湾村现场考察堂祭三献礼的“开祭式”<sup>5</sup>。

本场堂祭是为已经过世的张姓土家族老人举办的“周年祭”。已经过世的张姓老人有三子二女，都已结婚成家，除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仍居住在张家老屋外，其余分住各地。第二次开祭的孝堂设在大儿子的堂屋和堂屋外的稻场。

孝堂外贴出以“鸿儒文坛”名义张贴的告示，告示上写道：

<sup>1</sup> “武陵地区”泛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今湖南省常德至重庆市涪陵（东经107~112°）、自湖北省宜昌到贵州省凯里（北纬30~26°），大致相当战国晚期秦国所置黔中郡的范围。

<sup>2</sup> 由于种种原因，当地一些土家族居民的民族成份可能识别为苗族更加贴切。例如根据本次开祭的张氏先人留下的裙装服饰和后人回忆中的头上银饰，当属苗族特征。

<sup>3</sup> 在发现的地方抄本中，“堂祭”亦有写作“唐祭”。

<sup>4</sup> 据说鄂西南的“堂祭”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丧礼“开祭”，另一是婚礼“告祖”。

<sup>5</sup> 所谓“现场”，实际上是为我们的考察专门安排的。在宜都工作的退休文化干部张××接受我们委托寻找这一礼仪操演。当回到他在五峰县深山处的老家找到堂祭抄本后，他与若干位曾经在几十年前做过堂祭的老人们一起回忆有关这一礼仪的程序和细节，并请这些老人们再次实践数十年前的开祭。

本开祭式共进行二次，第一天在乡政府所在地举行，以为张××父亲新逝的名义进行；第二次在张××的老屋举行，以为张××已过世的父亲进行“周年祭”的名义进行。但二次开祭的告示和祭文都用的第一次开祭所书写的文本。



鸿儒文坛

本坛为超荐考魂晓喻事

据

湖北省五峰县傅家乡何家湾土地下孝士  
张××以及孝眷人等即日哀告自甲申年正月  
十二五日起甲申年正月二十七日止超度  
新逝亡人张××老大人往升天界兹将执事人等  
开列于右俾各司其职

证盟 李××

香主 张××

都管 舒××

主祭 李××

亚祭 刘××

引礼 汪××

歌童 张××

音乐 向××

鞭炮 张××

大盘 张××

烧茶 张××

大厨 汪××

小厨 吴××

设坛追宗报本  
开列执事人等  
来日功德圆满  
孝眷叩首谢恩

儒坛主祭 盟

甲申年正月二十七日

告示上的执事者中：

主祭李×× 85岁。在长阳县大儒吕敬臣处读私塾，小时候前常随其师为丧家开祭或为喜主告祖，1949年以前曾多次当过主祭和亚祭，本次开祭的文告、祭文等都由他指导、画押，是本次开祭活动的核心。瘦小的他由于身体不好，在本次开祭中的很多时间中只是呆站（或坐）在中堂的左侧，但在休息时，有妇女抱着幼儿向其讨教孩子的疾病治疗，可见儒生们在今天当地民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本场堂祭一个多月后的2004年4月，李××去世，在五峰县的深山处可能再也凑起能够较为完整的堂祭班子了。

亚祭刘×× 72岁。其父王××为长阳县大儒吕敬臣的弟子，王××后来也成为当地的私塾先生，刘××本人读过7年私塾，当过歌童，因其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入赘到大山深处的刘家。刘××至今珍藏着其父在民国年间所书写的堂祭抄本和1936年为学生们所撰写的常识课本，家传的私学使刘××对堂祭的程序、细节都有相当的了解，并对此保持很高的热忱。

证盟李×× 75岁。读过数年私塾，解放以后考上武汉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遣送回家乡，他和他的三个兄长娶妻时都举行“告祖”礼。本次开祭中的“鸿儒文坛”告示、祭文、设所等所有文字都是他在主祭的指导下，根据堂祭“文式”之类的抄本撰写并书写。

引礼生 2人。都是70岁以上的、读过私塾的老人，但显然对堂祭的程序、细节和唱词都谈不上熟悉，所以无法履行作为引礼生（又有称通赞生）带领歌童唱赞词的任务，他们作为通赞生的职责只好由亚祭刘××替代。

歌童 4位歌童中有3位70或近70岁，或可称“歌爷爷”，也都参加过真正的堂祭。本次“现场”原打算与数十年前一样，让当地的学童们来担当，但考虑到让没读过私塾的孩子在短时间内恐怕跟不上引礼生的唱词而作罢。

告示中的“音乐”在当地称“六合班”，是当地的半专业乐班，承接当地的红白喜事，不管是跳丧、开路或者开祭，他们承认自己不是“先生”（即儒生，当地也有把儒生称为“宗伯先生”的，把开祭称“行宗伯礼”）。



本次开祭的程序为：

- 1、起奠 主要内容：设立浣洗所、寢息所、刚鬣所、茅沙所等诸所，迎神；
- 2、行初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初献帛，初献饌，初献果品，献蓼莪首章、白华首章和南陔首章<sup>1</sup>；
- 3、行亚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亚献帛，亚献饌，亚献果品，献蓼莪次章、白华次章和南陔次章；
- 4、行终献礼 主要内容：引孝子终献帛，终献饌，终献果品，献蓼莪三章、白华三章和南陔三章；
- 5、行侑食礼 主要内容：侑食、献茗、孝子受胙、焚燎、撤饌、招魂<sup>2</sup>、送神。

由于本场开祭是周年祭，所以不必扶棺上山，但有一道当地开祭中必不可少的“埋茅沙”。

在行侑食礼中的孝子受胙之后，亚祭刘××在主祭李××的指点下用红笔点申奏牒文，并盖上“儒贤良宝”方章，在亚祭朗读申奏牒文以后，放进信封后一起焚烧，意思是呈送给天上的孔夫子。“申奏牒文”全文如下：

申 奏 牒 文
据
湖北省五峰傅家堰乡林乡五甲何家湾土地下孝士 ××即日哀告
显考张公讳××老大人于甲申年丙寅月乙丑日 吉时寿终谨具香帛酒醴果品牺牲之属陈设于鸿儒 坛前祭奠亡灵儒生李××等顿即沐浴斋戒诚惶诚 恐特具表上达
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殿下伏乞体查下情协同冥司允其超 脱早升仙界尝闻本水源慎终追远寝苦枕块衣麻素餐 故古有太庙之设唐有家祭之兴圣者有明教以垂世 民有常规而绵延且人既物化当归南山谨卜于甲申年 丙寅月丁卯日未时经
白鹤仙子
值日功曹勘定牛眼利向高封马鬣陟岵瞻亲子孙荫荣兹 者輶拂既挽旒旒飘扬葬在即谨拜表以闻
鸿儒文坛 章
天运甲申年丙寅月丁卯日 化

信封则写道：(见右图)

申奏牒文

上 詣

東極宮中大成寶殿

鴻儒文壇（章） 具



<sup>1</sup> “白华”和“南陔”都是《诗经》中的亡诗，堂祭中的“白华”和“南陔”都是采用西晋束皙所编的补亡诗。

<sup>2</sup> “招魂”只在祭祀对象的周年祭上举行，新逝亡人不招魂。

2004年4月，笔者在收集到湘西和贵州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sup>1</sup>的一些资料后，专程找亚祭刘××，从他那儿得知：2月份举行的堂祭是没有献牲的，如果是献三牲（猪、牛、羊）的话，就需要加唱《大学》、唱《易经》或《正气歌》、或者《论语》。

可以看出，堂祭的程序和某些细节与文献和目前仍在福建、台湾存在的三献礼大同小异，与胡适家乡（朱熹的家乡）三献礼“先有‘降神’，后有‘三献’，后有‘依食’，还有‘望燎’”<sup>2</sup>的程序接近。

但是，鄂西地区的堂祭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 1、浓厚的儒家色彩

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中曾经提及其安徽绩溪老家丧葬三献礼等儒家传统，鄂西堂祭三献礼也是《朱子家礼》在当地的传承结果。但与安徽绩溪一带富庶地区安逸的儒生们相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汉夷杂居区的祭堂上，儒生们更有一种文化精英俯视天下的气派，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孤芳自赏的孤独感和使命感。

本次开祭的参加者反复强调他们的儒生身份，说他们从不参加“跳丧”或“开路”。他们说，作为儒生他们在丧家或喜家们吃的都是正规的、上十道菜的酒席，而不像一些开路道士，围着一个火锅就可以打发。

与每年季夏参加祭孔仪式的书生们一样，参加堂祭的礼生们都必须穿长袍，这是对参加堂祭的礼生们在服饰上的唯一要求。

与鄂西地区相似，渝东南彭水县的“文坛”，“自称儒教，由朱熹所创。其礼仪是朱熹按《礼记》、《周礼》改编而成”。“参加文坛的都是有文化的男子，祭祀活动中，有一套进退跪拜礼仪，被认为是斯文的一派，所以颇受人敬重。”

### 2、抄本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为其他地区所未见

收集到的所有抄本以都大量引用《诗经》、《礼记》、《正气歌》等经典，这一现象在整个武陵地区都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

### 3、婚典“告祖”是其他地区所未见

告祖的程序与细节同开祭相近。也是设诸所，由引礼生引新郎到祠堂或厅堂向祖先报告，在唱词中大量引用《诗经》中“关雎”、“桃夭”等经典。显然，开祭与告祖是一批儒生生产出来的双胞胎。

## A. 二

根据目前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武陵地区的8个县（市）有堂祭三献礼的残存或者记录，其中



<sup>1</sup>陈晓毅：《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3（6）。

<sup>2</sup>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见《胡适全集》，第1卷，674—68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湖北三处、湖南一处、重庆两处、贵州两处（黔东与黔北各一处）。渝东南、黔北的三处是在文献中搜索到的，具体情况不详，其他五处有抄本或整理本。从抄本的情况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1、鄂西南宜都市的抄本中含有大量的道教内容，可能与宜都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地带有关。由此推理，如果继续搜索的话，可能还会在类似的边缘地带出现儒道（或许再加上释）混杂的现象；再进一步设想，在武陵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否可能出现儒教与诸如土家族文化谱系中最原始的“梯玛”等巫教混杂的现象。

2、鄂西南的抄本中都有招魂的内容，而其他地方的堂祭抄本中没有发现，这可能与“招魂”习俗流行于湖北省长江干流沿线、襄樊等地有关。

3、鄂西南五峰的抄本与湘西张家界的最接近，如果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可以再分区的话，这二个地点很可能是同处于一个亚区；黔东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是从湘西的靖州传过去的，抄本虽然与鄂西南、湘西的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显然具有自己的个性，抄本中把讲书所、读礼所作为堂祭必设之所是这些抄本中所仅见，抄本中大段的《礼记》、《论语》、《正气歌》也是鄂西南、湘西抄本所未见。相比之下，锦屏本更严谨、更接近儒家教义。不过迄今为止锦屏未见告祖婚典。

现在来谈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起源和传播还为时过早，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据陈晓毅的研究，黔东锦屏县河口乡的三献礼可能是明末由江西传入湖南靖州县，清顺治十一年(1654)传入锦屏县河口乡；而地处渝东南的彭水县，“文坛”传入该县是在清咸丰年间。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上文已经谈及，随着主祭李××的去世，要在五峰县组织一次具权威性的堂祭恐怕办不到了。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949年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儒生们无法在新的社会中生存，儒家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私塾教育的结束而消亡<sup>1</sup>，堂祭三献礼也随着儒生的死亡而死亡。而与之对应的是，随着由跳丧改编而来的“巴山舞”在宜昌等地的流行，被认定为土家族民俗的跳丧也得到推广，原来不跳丧的地区开始跳丧，汉族居民也跟着效仿。武陵地区的大环境是道教的温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在丧礼上讲排场的心理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批量生产道士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鄂西和湘西的情况相反，据陈晓毅介绍，堂祭在锦屏县河口乡很流行，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复印堂祭三献礼抄本时，原籍湖南娄底市的打工仔们告诉他，他们家乡这种叫做“三献祭礼”的抄本多的是，他们还随口背了几句给他听。娄底市显然不属于武陵地区，至少不属西南官语区。不过，在没有调查或者见到抄本之前下结论下为时过早，因为今天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存在有别于武陵地区的三献礼。

锦屏县和娄底市堂祭三献礼的复苏，而不是像鄂西南、湘西三献礼的式微，可能与当地宗族势力的强弱及社会对这一礼仪的需求有关。鄂西南、湘西地区宗族势力弱小，没能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朱子儒家精神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而锦屏、娄底地处宗族势力上升发展区，宗族势力的发展需要借助朱熹式儒家的教义。但是可以断言，这些“礼生”们绝不是像主祭李××那样的旧儒生，而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人。

<sup>1</sup>据方志记载，武陵地区的私塾教育大约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告结束。



### 三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显然不是本地文化产物，而是若干批儒生根据《朱子家礼》等儒家经典演绎出来的。随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武陵土司制度的限制乃至最终取缔，儒家对土民的教化作用与统治者们的愿望渐趋吻合，在彭水县，“原由僧道等办的‘打清醮’，办‘盂兰会’、‘办亡斋’等，都由文坛取代”。在武陵地区这一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儒家为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是有迹可寻的，不过，儒家在与道教、佛教对下层百姓的争夺中也使自己具备了宗教的性质。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林春，女，长江水利委员会文物考古队，高级工程师，武汉，430010。

## 【研究论文】

### 影响朝、汉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韩悦

#### 内容提要：

朝鲜族是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古老族群，历史上与汉族相互融合，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很少有冲突发生；同时，朝鲜族又是一个跨国族群，与中国境外的朝鲜、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朝、韩外交形势的变化，朝、汉两个族群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新时期分析朝、汉两个族群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影响朝、汉两个族群关系变迁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将这些因素划分为生理文化型因素、利益型因素、政策型因素，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朝、汉两个族群关系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对影响两个族群友好相处和相互融合的障碍进行了探讨，最后尝试提出了促进两个族群友好相处和相互融合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族群关系、生理文化型因素、利益型因素、政策型因素、族群融合

朝鲜族<sup>1</sup>是聚居在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古老族群，他有本族群的语言、文化传统和特殊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朝鲜族成为中国境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族群；历史上，朝、汉两个族群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很少有冲突发生，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迁移，增进了与汉族的融合，同时也由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竞争的加剧，为两个族群的融合增加了阻碍；同时，朝鲜族又是一个跨国族群，与中国境外的朝鲜、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朝、韩外交形势的变化，朝、汉两个族群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两个族群一直保持着

<sup>1</sup> 本文中的朝鲜族、汉族都是指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和汉族。